

# 圣经和合本与冯象译本对比研究 ——以《创世记》为例

马乐梅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710062 西安,中国)

**提要:**教外人士冯象的圣经译本与教会传统译本和合本在许多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冯象译本富有文学性,译文生动明快,感情强烈,用词泼辣大胆,与和合本古雅、圣洁、淡定、拙朴的文笔形成鲜明对比;冯象本加入远比和合本更大量的注释,意在校勘释义;与和合本的音译原则不同,冯象译本中的人名地名意译优先,同时,冯象注重词义与文内信息的搭配,在原意基础上再造译名;和合本极力与中国文化保持疏离,以文化和历史相关性确保教义纯正,冯象译本尽力归化,以谋求阅读愉悦感。从翻译角度来看,冯象译本在目标读者的选择,整体与细节的处理,音译与意译的使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协调。

**关键词:**冯象圣经译本;和合本;文学性;注释;人名地名翻译;归化

**作者:**马乐梅,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通讯地址: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062,西安,中国。E-mail:mimi.ma@126.com [马教授不幸于2014年离世,本刊编辑部对她表示哀悼,愿她的灵魂在永生中得到安息。]

冯象圣经译本的出现震惊了一直为教会把持的圣经翻译领域,掀起了圣经翻译从标准到资格的各样讨论与商榷,本文无意加入冯先生和被其斥之为“驻会学者”之间的纸上论战,<sup>[1]</sup>本文只是在翻译的视角下对比和合本和冯象译本,以期发现二者的各自特点。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和合本版本为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上帝”版《圣经》,所使用的冯象译本为2012年出版的《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

## 一. 冯象译本简介

和合本对于华人教会和学术界毫不陌生,这里笔者只简单介绍一下冯象《圣经》译本。

冯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出生于50年代,上海人,获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及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法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法律与宗教(圣经学)、法律与伦理(职业伦理)、法律与文学(法理、社会批判)、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民商法)。从2004年开始陆续圣经译著,目前已发表的有:

《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

---

[1] 见冯象 Feng Xiang,“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Guoran ‘yige shou gongjian de jihao’——da Xianggang jizhe wen” [Understandingly “A Sign Which Shall Be Spoken against”——A Response to the Journalist from Hongkong Weekly],《信与忘》Xin yu wang [Faith and Oblivion]. (北京 Beijing: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zhī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174-179. 张达民 Zhang Damin,“文学气象与学术假象”Wenxue qixiang yu xueshu jiaxiang [Literariness or Pedantry],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2010-11-25>.

《智慧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新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冯象的圣经译注本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圈和教会圈的关注，目前为止，做出强烈反应的主要是香港的教会圈内的学者（冯象斥之为“驻会学者”），且多为负面评价。

冯象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圣经》的旧译本尽管有些缺憾，但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重译它意义何在？”时，冯先生解释说：

“……和合本《圣经》使用的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现代汉语，而是一种比较古拙的语言，后来的所有中文译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出来的。《圣经》的翻译从20世纪初年到现在没断过，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文学水平不高，它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跟上新文学运动的潮流……《圣经》的中译本成就不高，有必要重新翻译，所以我提到改造圣经词汇，这关系到句法、词汇和整个语言的变迁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达雅的版本，一个能够对得起历史的版本，一个能够像西方语言当中的圣经那样，就语文而言有权威性的版本。”〔2〕

由此可以看出，冯象翻译圣经主要出于建立圣经在中文中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的目的。对于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对于中国而言，冯象的观点是这样的：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3〕

可见，冯认为和合本在信达雅方面做得不够好，即认为其不够准确，不够通顺流畅，不够有文采，基本持批评态度。他在《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的前言中也暗指了对和合本的不满之处：“很多西洋古典作品从原文阅读，在原文的学术传统里辨析讨论，并不感觉深奥曲折。可是译成中文，就常常变得艰涩费解，让读者兴味索然。”〔4〕

冯象自称其翻译《圣经》所依据的版本“为权威的德国斯图加特版（Kittel-Kahle-Elliger-Rudolph）传统本希伯来语《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第五版，1997），同时参考了希腊语七十士本和圣杰罗姆拉丁语通行本，以及英语钦定本、法语圣城本、德语路德本、犹太社本等经典现代西语译本并古今各家评注。”〔5〕但也有学者认为其蓝本主要为英语的NJB（New Jerusalem Bible）〔6〕

冯象译本在许多维度都与众不同，冯象既不是教内人士，也不受圣经学传统束缚，而且他具有西方中古文学和语言的深厚功底，其译作自然呈现一派新气象。

〔2〕 冯象 Feng Xiang, “把一场生命过上两辈子” Ba yichang shengming guoshang liangbeizi [Life the Life Twice], 《经济观察报》 *Jingji guan cha bao* [The Economic Observer], 2004-9-27.

〔3〕 冯象 Feng Xiang, “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Guoran ‘yige shou gongjian de jihao’—— da Xianggang jizhe wen” [Understandingly “A Sign Which Shall Be Spoken against”—— A Response to the Journalist from Hongkong Weekly], 《信与忘》 *Xin yu wang* [Faith and Oblivion]. (北京 Beijing: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 z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74-179.

〔4〕 冯象 Feng Xiang, 《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 *Chuangshiji: chuanshuo yu yizhu (xiudingban)* [Genesis: Legends and Notes], (北京 Beijing: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 z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3.

〔5〕 同上 *Ibid.*, p4.

〔6〕 见“冯象抄袭 NJB” Jian Feng Xiang chaoxi NJB [See Feng Xiang's Plagiarism from NJB] <http://s-h-c.org/forum/showthread.php?t=35884>, 2013-5-10.

## 二. 文采

冯译的最大特点正如其翻译目的所言:文学性。冯象在《摩西五经》的序言中提到其翻译目标“能够立于母语文学之林,……能使今日的读者领会古人的精神乃至上帝的启示不觉得文字隔阂。”〔7〕冯象将《创世记》所记载的历史故事化,把它们当做神话故事或传说来演绎,自然颇为生动,与和合本典雅、沉稳、淡定、拙朴的文笔形成鲜明对比。“晓畅明快,颇为清丽动人,读来不费力气,与西方其他古代经典的中译相比,冯象的文字更加细腻,是难得的佳译。”〔8〕

请看下面几例:

创 2:5

和合本: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

冯象本:大地茫茫,草木全无。

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原文的意思,而且都是四字结构,可以说是具备“音美、形美”。又如:

创 1:5

和合本: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冯象本:夜去晨来,是第一日。

这句的前半部分在太初创世的故事里出现了六次,冯象认为和合本的译法粗鄙,的确,冯象的四字译法更简洁,而且更具有美感。

创 3:18:

和合本: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冯象本:遍地荆棘杂草,是你谋食的去处。

显然,冯象本语言既精炼又有诗意,且采用了借代的修辞格;而和合本则亦步亦趋于原文,表述略欠流畅。

创 7:23

和合本: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冯象本:一切生灵物种,无一幸免。只有挪亚,还有方舟里他的家人和动物,活了下来。

冯象译本比和合本的表述要清楚明了,简洁练达。

类似这样的例子,冯译中比比皆是。冯译“颇有气势……,很有史诗风格。……相对于和合本……更加朗朗上口,也更有画面感。”〔9〕因此和合本与冯象本相比,其语言的文学性确实不及后者。

冯象本强调文学性,还表现在有时译文感情强烈,用语泼辣大胆,叙事绘声绘色,如:

创 12:19:

和合本: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

冯象本:喏,这是你老婆,领回去,快给我滚!

创 38:24:

〔7〕 冯象 Feng Xiang,《摩西五经》Moxi wujing [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香港 Hongkong:牛津大学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xiii.

〔8〕 高峰枫 Gao Fengfen,“译经·释经·尊经——评冯象〈创世记传说与译注〉”Yijing, shijing, zunjing——ping Feng Xiang chuanshiji chuanshuo yu yizhu [Translating, Paraphrasing and Respecting the Bible——A Review of Feng Xiang's Genesis: Legends and Notes],《书城》Shucheng [Book Town]. No. 12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4),64-68.

〔9〕 同上 Ibid.,66.

和合本: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

冯象本:你家媳妇塔玛在外头勾搭汉子,把肚皮都弄大了呢!

冯象的译本,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不受基督教神学术语及传统束缚,文质自如,远比和合本具有文学性。

冯象称“《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sup>[10]</sup>。但上面几例却与这种认识背道而驰,许多地方文笔粗俗轻佻,最让读惯了和合本的基督徒不堪忍受的就是创 12:19 与创 38:24 节。“圣经怎么会用如此粗俗的话来叙述事情呢?即使是叙述故事也不能如此露骨低俗。”一位读者说。

美国圣经学者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批评人们不自觉地依赖“语言习惯”。众多现代英译本往往自诩译文生动流畅,让现代读者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圣经》。但奥特指出,最通顺、最流畅的译本恰恰是最不得原文精髓的,这些译文为了屈就当代读者的语言趣味,牺牲了原文的节奏和神韵。经书的遣词造句、节奏韵律不是可有可无的装点,而是经文主旨最重要的部分。<sup>[11]</sup> 圣经翻译学家奈达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不少人较喜欢他们并不完全看得懂的译本。举例来说,《詹姆斯钦定本》里头那些古老陈旧、晦涩费解的用字与语法形式,似乎对许多人来说,既能带出圣经内容的神秘色彩,又能突出文本的权威。此外,那种礼拜仪式文体独有的节奏感,以及那种使人着迷的声音流动,似乎更能与宗教经验唤发的传统情绪互相拍和,使人产生共鸣。”<sup>[12]</sup>

### 三. 注释

冯象本的另一大特色是译文中的注释。

其实,和合本也有注,也采用插注形式,只是比较少(相对冯版少得多)。据笔者粗略统计,和合本《创世纪》50 章内共有插注 50 处,平均每章 1 个注,并且十分简短,一般十个字以内。

其夹注类型分为三类:

1. 对音译人名、地名、物名解释,如:

创 4:1 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

创 10:25 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创 16:11 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

创 26:21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

创 31:47 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累得(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

创 33:17 雅各就往疏割去(就是“棚”的意思)

2. 列出异文,但和合本标为“原文”,如:

创 14:14 他侄儿(原文作“弟兄”)

创 17:11 “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阳皮”。14、23、24、25 节同)

创 20:16 “作为你在阖家人面前遮羞的(“羞”原文作“眼”)

创 25:17 归到他列祖(原文作“本民”)那里

创 29:15 “你虽是我的骨肉(原文作“弟兄”)

创 41:44 “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作“动手动脚”)

[10] 冯象 Feng Xiang,《政法笔记》Zhengfa biji [Notes on Politics and Law],(南京 Nanjing: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g chubanshe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2004),275.

[11] Alter, Robert, Genesi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orton & Company, Incorporated, w. w. 1996.

[12] Nida, Eugene A., “Intellig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in Bible Translating”. *The Bible Translator* 39:3 (1988):301.

创 46:4 “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作“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

3. 列出异译。

创 4:23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

创 19:14 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娶了”或作“将要娶”)

创 28: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边”)

创 47:31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作“扶着杖头”)敬拜上帝。

另外,和合本除了少量插注外,在《附录》里的《名词浅注》(294-301 页)还对正文里面的一些词进行了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如对正文里出现的“方舟”、“风茄”、“法老”、“基路伯”、“割礼”、“罪”、“蛾摩拉”以及“燔祭”进行了解释。

冯象采用插注形式(一般比和合本的长),或介绍当时的风土人情,或对某事物进行说明,或纠正和合本错误,或加上直译译文,或列出相关经文,或加上译者自己的理解,帮助读者理清头绪……据笔者粗略估计,整个《创世记》插注共约 850 处,平均每章 17 处,平均每页 6.5 处。据黄锡木的分类,有三种注释,分别为 1,翻译注释,旨在提供另译、直译或译词注解;2,校勘注释,提供抄本或古译本等异文语句数据;3,译者的研习注释。<sup>[13]</sup> 由于以上几种插注内容译者常常混合使用,所以不好将每个例子分门别类,特举几例:

创 1:2 大地无形,一片混沌,黑暗笼罩深渊。形容创世之前。上帝从虚无中创世,是希腊化以后的玄学解释,次经《玛加伯下》7:28。上帝的灵,ruah,本义风、气。在大水之上盘旋。旧译运行,不妥。

创 1:6 大水中间要有苍穹,raqia ` ,旧译空气,误。

创 1:18 统辖昼夜,划分黑暗光明。旧译不通:管理昼夜,分别明暗。

创 1:26 我要人做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的主宰! 旧译管理,误。野兽:原文为“大地”。译文从圣城本(古叙利亚语译本读法)。

创 2:3 他为第七日赐福,定为圣日,即安息日(shabbath),后来上帝通过摩西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宣布,作为与子民立约的标记,《出埃及记》31:12。

创 2:4 这,就是天地的开端,世界的来历。下接 5:1。以下至 3:24 为渊源不同的平行片断。

创 2:4 上帝耶和华造天地之初,圣名在经文中第一次出现:YHWH,读作 yahweh。通说此名源于古希伯来语词根 hwh,本义是/在/有/生,《出埃及记》3:14 注。

创 2:8 上帝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园开辟一座园子,gan,七十士本作 paradeisos,即后世所谓天堂乐园;伊甸(` eden),本义丰美。

创 2:14 一支叫底格里斯河,流经亚述东部。亚述(` ashshur),两河流域古国,今伊拉克北部。一支叫幼发拉底河。插入此段,形容伊甸园之神圣,并非准确的地理描写。

创 15:2 跟随我的管家是大马士革人艾利泽呀! ` eli ` ezer,“上帝佑助”,亚伯最信赖的仆人。近东习俗,主人无子,可由仆人继承家业。此句原文有讹,无定解。译文从通行本。

创 18:13 耶和华问亚伯拉罕:莎拉在笑什么? 旧译暗笑、窃笑,不确。

创 27:20 雅格道:是您的上帝耶和华,谎言虽语及上帝,不算褻渎;古人相信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直接原因。

关于冯象本插注里提到的内容,有四点值得一提:

[13] 黄锡木 Huang Ximu, “一部非信徒翻译的圣经——评冯象译注《摩西五经》” Yibu feixintu fanyi de shengjing——ping Feng Xiang yizhu moxiwujing [A Bible Version Translated by a Nonbeliever——A Review of Feng Xiang’s 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书城》 Shucheng [Book Town], No. 09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37-39.

(1) 有些注释引用了次经、中东神话等内容,如 1:2 引用的《玛加伯下》7:28。但基督教新教不承认次经为《圣经》正典,而中国现在的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基督教新教,因此,这样的注释对中国的基督教信徒来说会引发反感,再次把《圣经》的大部分读者排除在外。

(2) 大量指出和合本中的误译之处,似乎要和和合本一较长短,或是要以此抬高身价。据笔者粗略估计,冯象本中指出和合本《创世记》中“误”、“不确”、“不妥”、“不通”之处达 60 处。

笔者不懂希伯来原文,因此无从考证原文意思,但参照各个版本的英译本,笔者发现,和合本有些词确实不太符合原词本义。而冯象充分发挥其了解两希语言的长处,更借用当前丰富的前人研究结果,确实纠正了不少和合本误译之处,这一点值得肯定。如 1:6,和合本译为“空气”冯版为“穹苍”,NRSV 为“dome”。dome 本意确实是“穹顶,圆屋顶,拱顶”的意思。但也有一些“纠正”还需推敲,比如 18:13 和合本为“暗笑”,冯版为“笑”,并指出“窃笑”不准确。但如果联系上下文,看前面第 12 节所述,撒拉因听了耶和华应许她生个儿子的话,而心里觉得好笑,因为她自觉年纪老迈,不能再生育。所以 13 节耶和华才问亚伯拉罕撒拉笑什么。13 节的这个笑实际上就是指 12 节的暗笑。而且后面第 15 节撒拉不承认自己笑了,进一步证明了她在暗笑。因此,笔者以为,和合本译为暗笑也无不妥,并不影响读者对经文的理解。

其实,一个词、一句话翻译的对与错,是相对而言的。有些字词的翻译看似跟原词的本意不太相符,但只要在其语境中读着通顺,又不产生歧义就是正确的翻译。冯象曾对和合本中许多用词颇不以为然,认为“误”、“不确”、“不妥”、或“不通”,下面笔者以《创世纪》3:7 中的“裙子”与“腰布”之争为例探讨语境对词义的限制。

### 创 3:6-7

和合本: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冯象本:女人望着那棵树上的果子,那么鲜美悦目,还能赐人智慧!就忍不住摘下一个,吃了,又给身旁的丈夫一个。两人一吃,眼就开了,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赶紧用无花果树叶编了块腰布遮羞。

冯象特别提到,和合本的“裙子”是误译。离开上下文,从词义学来讲,冯象的“腰布”更为精确,荒蛮之人的遮羞物。但任何一个读者在此都不会将“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的遮羞的“裙子”理解为我们现在认为的女性穿着的、或长或短、各种布料制作的、样式各异的“裙子”。和合本的“裙子”在读者那里与冯象本的“腰布”意义一致。而且如果真要想冯象那样较真,那可不可以问一问:“请问哪来的布?”语境对语义的限制能使读者自己判断具体词义。

像这样被和合本支持者认为“过于吹毛求疵”的注释还有许多,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3) 冯象本中许多注提及希伯来原文,一方面强调自己翻译的严谨,另一方面也从语言学方面提供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比如:

冯译创 2:23 亚当说:终于找到啦,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她该叫“女人”,因为她出自男人!双关:原文“女人”(ishshah)与“男人”(ish)同源

如果没有注释,读者不免困惑于“她该叫‘女人’,因为她出自男人!”这里给出的希伯来文让译文读者也能了解原文的文字游戏。

除此类之外,冯象的希伯来文注释并没有起到其预期目标,毕竟读者中没有多少是圣经学者,而认识希伯来文的读者就更加的少了。这些注释尤其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年纪较长的信徒没有帮助,即使对普通的非信徒读者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今天这个读者细化市场,一部译作无法满足包括信者、不信者、学者、普通读者在内的所有受众。

(4) 冯象的校勘注释和研习注释给出了译者对圣经洞见,对读者理解圣经有很大帮助。比如在

《创世记》4:8 该隐杀弟一段。

和合本: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冯象本:该隐对弟弟亚伯说:咱们去田里走走!原文脱此句,据七十士本补。来到田间,该隐突然扑向弟弟,把他杀了。人类第一次谋杀,《约翰一书》3:12。

和合本的译文虽然处理得也很通顺,但冯象本的补校使逻辑更为通顺。

又如《创世记》2:17 上帝命令亚当不可吃智慧树的果子一段。

和合本: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冯象本:只有那善恶智慧树的果子,旧译,分别善恶树,不确。你不要去吃它;因为辨善恶须有完全的道德独立或自由意志,是神的特权,不容人类篡夺,3:22。故称禁果。吃了,你当天必死!

读到和合本这一段,读者心中不免生出疑问,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吃了就会死?冯象的注释给出了一种解释,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是否正统,总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读者的疑惑。

但冯象的这些注释,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而且由于他是在译本中给出,会使读者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解读,使读者放弃了进一步探求其他解读的念头。请看下面一例:

创 1:26

和合本: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冯象本:于是上帝说:我要造人了,我:原文复数,“上帝”(’elohim)为复数名词。解作我们,指上帝与天庭神子,亦通。照我自己的形象,如同我的模样!人的形象(zelem)脱胎于神,象征超越其他物种而与神分享智慧、意志等品质。我要人做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的主宰!旧译管理,误。野兽:原文为“大地”。译文从圣城本(古叙利亚语译本读法)。

首次读到这一段的读者,都会困惑,这是太初创造天地的时刻,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人,何来“我们”?冯象为了行文简单,直接译作单数“我”,在注中给出原文是复数,是因为上帝一词为复数名词或指上帝与天庭神子。这种解释难免牵强。其实,在神学中,对“我们”还有其他解释,一说与《约翰福音》中耶稣太初与神偕、三位一体等神学观念相关。由此看来,冯象的解释非但没有多少帮助,还有误导的嫌疑。

冯在《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的《前言》中说插注的好处是“一是方便阅读,省去眼睛来回寻找脚注或翻查尾注的麻烦。二是放慢速度。《圣经》不是小说游记,切记快读,只看个浮光掠影;应该一字一句细细琢磨。有了插注,阅读自然你就慢了。”但可惜不是所有读者都很有耐心地仔细琢磨正文和插注,过多的插注会渐渐使人失去耐性。笔者认为,这样浩大的注解,对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给读者阅读造成一定障碍。

#### 四. 人名和地名的翻译

在和合本中,所有人名、地名全部音译,如名字有重要意义,后面附有注释。如创 16:11 对以实玛利作了解释:“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创 19:22 节对琐珥的注解:“就是‘小’的意思”;创 30:13 对亚设的注解:“就是‘有福’的意思”;创 32:30 对地名毗努伊勒的解释是“上帝之面”;创 33:20 对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的注释是“上帝以色列神”,等等。

在冯象本中,在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上,冯象称自己是“杨绛先生一派”<sup>[14]</sup>,因此尽可能地把大量

[14] 冯象 Feng Xiang,《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Chuangshiji: chuanshuo yu yizhu (xiudingban)* [Genesis: Legends and Notes], (北京 beijing: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371-375.

的人名地名意译。除此之外,冯象有时音译,并作注释;同时,冯译注重词义与文内信息的搭配,在原意基础上再造。下面我们对这几种翻译方式一一举例说明。

1. 意译,如:

创 3:24: 神兽(和合本为“基路伯”。)

创 4:16: “流荡”(和合本为“挪得”。)

创 4:26: “人类”(和合本为“以挪士”。)

创 10:25: “分裂”(和合本为“法勒”。)

创 20:2: 基拉耳的“我父王”(和合本为“基拉耳王亚米比勒”。)

创 31:13 “上帝之家”(地名,和合本为“伯特利”。)

创 31:48 “见证山”、“了望台”(地名,和合本为“迦累得”、“米斯巴”。)

2. 音译+注解,如:

创 2:8: 伊甸 \ eden),本义丰美。

创 2:13: 古实,kush,埃及以南,今苏丹、埃塞俄比亚、也门一带。

创 10:8 宁录,nimrod,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传说中的巨人。

3. 注重词义与文内信息的搭配,在原意基础上再造,如:

创 25:1 香娘,qeturah,后裔据西阿拉伯“香料之路”,故名。(和合本音译为“基土拉”。)

创 25:30: 红哥, \ edom,双关谐音:出生时皮肤通红(\ admoni),又喝了红乎乎(\ adom)的豆羹。(和合本为“以东”并带有注:“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但冯象的意译法不能覆盖圣经中全部人名、地名,其实只有极少数的专名可以意译,冯译中大多数人名地名仍为音译。在这种情况下,意译带来的便利还没有其带来的弊端多。比如在亚伯拉罕(丈夫)、莎拉(和合本为撒拉,妻子)、夏甲(妾)、以实玛利(庶子)、以撒(嫡子)、罗得(侄子)等组成的家族中,突然冒出一个香娘(续弦)来,其突兀之感,犹如穿越,从异族他乡,瞬间回到中国古代。

另一个有意译人名带来的困扰是关系错乱,造成叙事角度错判。请看下文:

创 20:4-5 冯象本的译文是

我父王还没有同莎拉亲近,忙说:主啊,你不会处死无辜的人吧? 亚伯拉罕亲口告诉我“她是我妹妹”,连她自己也说“他是我哥哥”。这件事,我可是两手干净、问心无愧的呀!

对比和合本的译文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 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作这事、是心正手洁的。

冯象本的译文明显让人误解,以为此时的叙事者是“我”,在叙述自己“父王”的事情,其实在这里,“我父王”只不过是个人名罢了。

关于外国人名和地名译成汉语,目前国内大多采用的是名随主人的音译法。虽然许多外文的人名、地名都有涵义,但翻译成汉语时一般按音译。因此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将人名地名意译似乎不妥。但音译的缺点就是屏蔽了原文的部分内容,所以笔者认为人名地名按音译,后加注释比较好,和合本正是这样处理的,以注的形式给出了少数有意义名字的含义。

## 五. 归化

和合本文字拙朴,译者们也尽力避开中华文化固有词汇以谋求语义的中立,采用了“陌生化”的翻



译策略。<sup>[15]</sup>

但归化译法却是冯象本的另一鲜明特点,这也可能同样出于文学性的考虑,因为这样处理出来的译文绘声绘色,文学性和可读性很强。

冯象归化处理的有许多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比如 16:4 亚伯拉罕与夏甲“圆房”(和合本为“同房”),之后夏甲“有喜”(和合本为“怀了孕”),25:1 亚伯拉罕“续弦”(和合本为“又娶了一妻”)。

更多的归化处理出现在对话中,冯象把原有当地人的说话方式和习惯改换成了中式用语。请看下面几例:

创 23:15

和合本:我主请听。

冯象本:老爷太客气了!

创 31:31

和合本: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

冯象本:雅各拜道:舅舅息怒,外甥是害怕,怕您拦下令爱。

创 33:9

和合本: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

冯象本:不,不! 雅各坚持道:大人若不嫌弃,请一定收下这点薄礼!

创 33:11

和合本: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冯象本:这份薄礼是仆人一点心意,大人就赏脸收下吧。

创 44:18

和合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

冯象本:求大人息怒

这哪里像《圣经》,分明是中国古代故事。

这里反映了冯在翻译时的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想通过各种注释使读者了解当地和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以及思维方式,但在翻译正文的时候又千方百计地进行归化意译,结果使其所翻译的圣经脱离了文化和历史相关性,呈现出鲁迅所批评的“削鼻剜眼”。鲁迅论及翻译时曾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sup>[16]</sup>

## 六、结语

评论一个译本成功与否,主要看它有没有达到其预期目标。冯象自定的预期目标,“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者,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

[15] 马乐梅 Ma Lemei, “和合本圣经的译名策略” Heheben de yiming celue [Th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for Translating Biblical Terms], 《神州交流》 Shenzhou jiaoliu [Chinese Cross Currents], 7.4 (澳门 Macau: 澳门利氏学社 Aomen lishi xues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109-125.

[16] 鲁迅 Luxun, 《且介亭杂文二集》 Qiejieting zawen erji tiweiding yizhisan [The Second Volum of Essays Written in the Rental Area],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sup>[17]</sup> 目前,由于冯象本尚未出齐,影响尚浅,是否能达到了这两个目标还未可知,但其学术方面的努力和文学性的语言却是有目共睹的。

笔者以为,冯象本的确是一本杰出的文学译本,其语言之流畅,选词之华丽,人物塑造之形象,亦俗亦雅,绘声绘色,旁引博证,才气横溢。在目前所用的汉译本中,就文学色彩而言,无出其右者。其出彩之处,使人眼前一亮,因此吸引了许多想了解圣经,却苦于和合本行文之艰涩的读者。对此,教会人士黄锡木博士也中肯地指出“无论是翻译的准确性、学术的敏锐性、文学上的造诣,现存的中译本没有一部能及得上冯象先生的译注……语文转变了,《和合本》在这方面的价值显得逊色。”<sup>[18]</sup>

冯象的努力对于保守的中国教会也是一挑战。中国教会日渐保守,尤其表现在对待《圣经》的态度上。一些理性的学者型信徒认为和合本虽有瑕疵之处,但其整体上符合《圣经》作为“经”应当具有的体态和风貌。他们对冯象版《圣经》持温和的、委婉的批评态度,认为《圣经》博大精深,教会传统深厚,在翻译时不应过分让经文迁就已意,过分归化,过分强调文学性和叙述的生动性,甚至把它译成光怪陆离的神话;而应适当地深入原本的意蕴,使读者在读经时能够将小我安放在经文的博大空间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圣经的各层奥妙深意。

而一些普通信众的观点则更为极端保守。笔者周围的一些基督徒对冯象重译圣经完全不接受,他们举出《圣经》《启示录》22:18-19 中的经文:“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就目前情况可以推断,和合本在中国基督教乃至全球华人教会中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被撼动;即使将来某一天和合本已变得完全不符合华人的语言习惯,就像现代人阅读先秦古文那样费劲,到了非重译不可的地步,恐怕他们也只会接受信徒的译本。这跟中国教会的保守和基督徒的心里“偏见”是息息相关的。<sup>[19]</sup>

在此结束之际,笔者想就冯象本的翻译以一个信徒及翻译工作者的双重身份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作为翻译工作者我很喜欢冯象的译本,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不受基督教神学术语及传统束缚,文质自如,远比和合本具有文学性。而书中的一些语言学注释对于理解圣经会有一些的帮助。作为一位具有二十多年圣经阅读经历的读者,我认为冯象版圣经远不能成为一部供“信友和圣经学者”使用的“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原因在于冯象本充满了不协调:

1. “信友”和“圣经学者”的目标读者定位不协调。
2. 整体的文学性的译文定位与细节处的严谨的语义翻译不协调。
3. 人名、地名的音译和意译混用不协调。
4. 归化语言与注释立意不协调。

作为一名信徒和圣经学者,和合本依然是我的首选圣经读本,这不仅仅出于习惯,更在于和合本是牧灵译本。我不排斥其他译本的出现,乐见耶稣的名传播开来。

[17] 冯象 Feng Xiang, “传译一份生命的粮” Chuanyi yifen shengmin de liang [Translating and passing the Bread of Life], 《信与忘》 Xinyu wang [Faith and Oblivion], (北京 Beijing: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42.

[18] 黄锡木 Huang Ximu, “一部非信徒翻译的圣经——评冯象译注〈摩西五经〉” Yibu feixintu fanyi de shengjing——ping Feng Xiang yizhu moxiwujing [A Bible Version Translated by a Nonbeliever——A Review of Feng Xiang’s 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书城》 Shucheng [Book Town] No. 09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37-39.

[19] 庄柔玉 Chong Yan-yuk, 《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 Jidujiao shengjing zhongwen yiben quanwei xianxiang yanjiu [A Study of the Phenomenon of Authoritativenes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Protestant Bible], (香港 Hongkong: 国际圣经协会 Guoji shengjing xiehui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H. K. Ltd.], 2000), 19-33.

**English Tit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and Feng Xiang's Version of Bible——Based on the Text of Genesis**

**Mimi Lemei MA**, Ph. D.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E-mail: mimi.ma@126.com [ Professor Ma passed away in 2014, the Committee of this journal expresses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er family and wishes her spirit eternal peace. ]

**Abstract:**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ed by Feng Xiang, makes a sharp contrast in many aspects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Union Version. The language of Feng's version is literary, poetic natural that of the CUV is plain, sacred, and archaic. version of notes of emendation and paraphrase, from which the CUV refrained possible. Feng translates the names of people and places semantically while the CUV phonetically. creates totally different names to associate meaning with the message expressed in the text. Feng's version adopt many Chinese idiomatic and colloquial expressions which shif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Bible, whereas the CUV stays close to the original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 Feng's version is neither in its target readers of believers and Bible scholars or the TL oriented translati of the text and the SL oriented treatment of the notes nor is it consistent in its semantic translat of the names of places .

**Key terms:** Feng Xiang's version of Bible,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 ( the CUV ), literariness, not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people and places, adaptation